

书海一瓢

寓言与实录

刘鹏艳



刊载于2018年第3期《小说林》的中篇小说《大鱼在淮》,可视李云小说创作的一个飞跃。在这部生命寓言与生存实录交互建构的复调叙事里,李云探索和表达着对自我的突破,完成了某种创作意识的根本性转变。

在两年前的《爷有一杆枪》里,李云的叙事还停留在热闹的故事表面,此时却开始追求对世俗的诗性表达,在故事的讲述中有了明确的思想立意,即通过来自生活的故事,表达自己的美学思考和生命感悟。

从结构上来看,《大鱼在淮》分为两个声部:以“父”的视角暴露出的正常世界的荒诞,以及由“子”的视角切入非正常世界的变形的真实。懦弱而屈辱的父亲刘淮北,是这个貌似正常的成人世界里一具充满典型性的生存学标本,他被“城市这只狗”狠狠地“咬”了两口。

笨呀”。也许自然对人类的警告,正是透过傻子对正常人的批判发端的,但由于人的傲慢与无知,只得自陷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。

挣扎在黯淡的命运背景上的刘淮北,对于城市和乡村都不抱有希望——被城市驱逐,而又无法在乡村过上尊严的生活,他用自己的叹息和麻木书写着弱势者的生存录。如果没有那么一条精怪的大鱼,他依然还在恶化的乡村基层权力的欺压下过着自欺的生活,面对村长洪武的蛮横与侮辱,屈膝赔笑,唾面自干。

然而大鱼和宝柱交上了朋友,故事就有了一个离奇的寓言性走向。先是洪武的儿子欺负宝柱时被大鱼惊吓致死,接着是洪武为子复仇,囤积炸药却毁去了自己的家,不可一世的村长洪武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变成傻子,验证了傻子宝柱的谶语——每个人在人生的长河里都该傻一次。

李云利用双重视角的叠影,书写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、农耕文明在商业文明冲击下的溃败、时代变迁之中淮河人的希冀与隐痛,以及淮河文化余韵笼罩下的历史之重与生命之轻,当下的写实性与历史的寓言性形成互文,在开放叙事中实现了超越性的意义表达。

灵魂的隐秘之地——读《徙》有感

曹志辉

美籍华人女作家姚茵的散文集《徙》,近日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作者以冷静而近乎犀利的笔触,向读者展示了10位不同种族、不同肤色的女性的情感与伦理故事。

“便当策我足,岁月忽转徙。”姚茵的笔下,有的是她亲近的友人,有的是帮助过她的师长,有的是她带过的博士生,也有的是亲戚,还有她所居住过的在社区里常被人们提起的“难以忘却的人”。

冲相撞。有的像性喜迁徙的鸟类,以绝决的姿态向着远方飞翔,却既融不进新的领地,又回不去生息之地。有的像突兀移植的大树,被连根拔起,陌生而困窘。

饱受东方与西方文明浸润的女作家姚茵,文笔洗练,擅长以心理活动的描写来呈现人物的性格特点,推进故事的进展。她的文字大胆又细腻,深刻而理性地展现了书中人物的生存方式。

姚茵如一尾鱼,灵活自如地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穿行,在现实与文学的世界中切换。她似乎洞察一切,然而又深陷其中;似乎冷酷无情,然而又饱含深情。

的幽微之处,剖析她们的人生黑洞,表达女性在理想与现实面前的伦理困境,关注女性生存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。书写女性的性别经验与生存体验。

《等》这篇用小说说的语言讲述暮年移民的钟太的故事,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张爱玲式的悲凉,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。而《秋凉》中的小昭,则在生存的种种压力下,接受了帕克给予的温暖。

打了死结,让人读后暮然心惊。《半生梦》则写了一对精明的男女,本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在美国安稳度日,却因假戏真做,而劳燕纷飞。作品《徙》中无论是中老年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代,都显示出强烈的独立精神。

作品《徙》文风简洁而洗练,形神兼备。行文方式有着东方的典雅,又有些西方的随性与浪漫。有些篇章写得神秘莫测,她引人入胜,自己又悄然脱身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东庄西苑

光阴中的坚持

周水欣

我在鲁院上学的第一个同桌,与我一个姓,姓周名华诚。华诚高个子,圆脸庞,总穿一种休闲的白色棉麻衬衫,宽松长裤,光脚踩着一双黑色布鞋。

华诚来自浙西衢州农村地区,从乡村到城市,一路奋进,走的是“从此不用当农民”的读书路。这条路他走得很顺利,在杭州报业工作得风生水起,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要做“更好的写字的人”。

华诚自诩为“稻田工作者”。他下田、播种、耕种、劳作,他记录、抒发、呼吁、创意……一切,围绕着农人的四季时光,他近乎执拗地一一记录着“种田”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
浙江人总是好脾气的样子。看上去总是微微笑着的华诚,在我眼里不知为何总感觉有一种隐隐的狠劲儿。上课的时候,打开苹果电脑,手指一直轻轻地噼里啪啦,有时抬眼直视老师,目光里不知是体味还是质疑。

他想表达的在书里。他回过头,回归土地,回到几乎没有同龄人只有老弱的乡村,回到大部分的土地已不再被自己乡人耕种的农村故土,固执地重新追溯“种田”这件事的意趣。

感伤,还有一种不甘心。而这样变得“萧条”的村庄,有很多很多隐忧。

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命脉。何以种田却成了一件连农人本身也不珍爱的事情了。作为种田的一把好手的父亲,却羞于提起种田这件事。“父亲一辈子都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:脱离农民身份……没有人会认为做一个农民是件值得自豪的事。

于是有“父亲的水稻田”这个切入口,让城市里的人们了解乡村,了解种田是怎么回事。让大家参与“下田”,真实了解一滴汗水摔八瓣,盘中餐之粒粒皆辛苦,面朝黄土背朝天……这些只在文字里出现的情形。

自2014年华诚发起“父亲的水稻田”活动,吸引数百上千城市居民参与水稻种植、养护、收割等农事活动。他用文艺连接城市与乡村,让大家感受农耕文化的神圣魅力。

种在我们的心里。”他在稻田里办诗会,与“稻友”互动,策划“我们的日常之美”系列图书,已出版《乡间游戏》《飞鸟物语》《草木滋味》《大地上的劳作》等等与土地相关的书籍。

在鲁院学习的时候,周五上完课,我看到华诚背着双肩包,风尘仆仆地冲回杭州去的身影。在他的微信中,看到他出访日本乡间的身影。研讨课上,他提出“如果我们周围,只充斥着同一种风格、同一种声音,人们自然会担心:在这样一个丧失了质疑精神的社會中,人的生存、发展条件,靠什么来保障?”

其实,每个写作者内心都是非常坚定的,这种坚定,表现各异。也许有的表现还不特别分明,有的甚至会被别人以为没有坚持,其实不是的,他们明确知道自己想坚持的,想呈现的。被人一眼看透,这是他不屑的。而他的理想,是一定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。

我们都是这样的人,这样的写作者。回到华诚《草木光阴》里:“如果一个孩子站在田边,望着辽阔的大地出神,请不要去打扰他,就让他这样发一会儿呆吧。”我想我能体会这发呆的意味深远。

桃李天下



叶焯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,其中短篇小说集《狼王》于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狼王》为读者构建出一个独特的人性“新世界”,试图通过对狼的繁衍和消失来反观人类的命运,对本身“野性”的缺失充满忧虑。



颜永江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其长篇小说《长河遗恨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初,湘西匪患猖獗的环境下,生意人艰难生存为背景,讲述了一个铸犁世家在商海中沉浮的辛酸血泪史。



范墩子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,其长篇小说《羊皮手记》近期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。小说主要讲述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远涉万里,乘船来到中国传教的故事。



鲁镇 白描